

理论新观察

# 教育自信: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行之魂

杨勇<sup>1</sup> 李炎清<sup>2</sup>

(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北黄石 435002)

[摘要]当前,新课程改革已全面进入“攻坚区”,深层矛盾与问题日益凸显。伴随国际教育交流的进一步加深,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思想的渗透与西方奴性教育思维的存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陷入了新的困境,也渐渐丧失了原初的教育自信。重拾教育自信,是当下新课程改革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矛盾与问题;改革困境;教育自信

[中图分类号]G6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8)14-0053-04

DOI:10.16070/j.cnki.cn45-1388/g4s.2018.14.021

21世纪初启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至今已逾十几年,回顾、反思此次课程改革,成就与问题并存。全球化进程的新一轮深度调整,使得国际教育交流进一步加深,各种西方教育思想不断涌入。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与侵袭,“言必称西方”“行必效西方”的思想开始泛滥,国人对课程改革逐渐失去了清醒的认识、正确的文化认同和国家价值认同,很多人已然丧失了最初的教育自信。

## 一、教育自信之内涵解读

教育自信作为中国自信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基础之上,对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理论、成就和未来发自内心的肯定与相信。<sup>[1]</sup>教育自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和教育制度,自觉地通过教育传承、创新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sup>[2]</sup>顾明远先生指出“教育自信要建立在教育自觉的基础上”。“就是说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传统教育里很多优秀的东西,也有一些落后的东西。”我们应该“传承教育里的优秀传统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对于一些落后的东西如学而优则仕,要加以改造”。<sup>[3]</sup>

无庸赘述,教育自信折射的核心理念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与理论的自信,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举措的自信,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愿景的自信。

## 二、教育自信重塑之必要性

尽管当下课程改革尚存在诸多问题,但课程改革的成效不容置疑也不容否定。通过课程改革,广大一线教师的教学立场从教师本位走向儿童本位,教学理念从固守成规走向包容开放,教学实践从尝试借鉴走向独立探索,课程改革影响从鲜为人知走向名扬四海。但是,面对纷繁多变的国际教育形势,面对层出不穷的西方教育实践模式,一部分改革者陷入了迷途。诚然,借鉴与吸收外国思想与教育改革模式本无可厚非,但倘若深陷对西方文化及教育改革模式的非理性之盲从与接纳中,那最终必将是东施效颦。这部分改革者虽未有崇洋媚外之意,但数典忘祖之心却昭然可见。

(一)囿于“行必效西方”思想,改革指导观迷失

此番新课程改革承担历史之使命、迎合时代之诉求。它催生于中国传统教育之母体,又要极力摆脱教育母体之羁绊。这就需要正确的改革指导观来统领当下及未来的课程改革走向。然而,一股“行必效西方”的思想正招摇过市,影响着广大基层学校的课程改革实践。“行也必效西方”指,凡外来之教育思想及实践都必被尊崇,而与之相悖的都将被从改革视域中剔除。西方教育思想已然成为统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唯一理论武器,西方课堂样式已然成为中国基础教育课堂实践的主导模式。

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尊重中国特定的国情、教情和学情,改革指导思想亦必须适应并符合中

[作者简介]杨勇(1976—),男,安徽安庆人,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炎清(1964—),男,湖北仙桃人,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杨勇,李炎清.教育自信: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行之魂[J].教育观察,2018(14).

[收稿日期]2018-04-26

国的国情与教育改革实践。一部分“改革者”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大胆“引进西方的理论碎片进行拼装与重构,盲目地将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sup>[4]</sup>,并将国外理论奉为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殊不知,大多数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是未经实践检验的一种假设。由于大多数理论都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其科学性和普遍性,仍停留在假设的阶段,<sup>[5]</sup>因此,这些“改革者”把未经实践检验的假设运用到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任、极不严谨科学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国家重大的教育改革实践活动,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者拟用何种视角、观点、理论指导改革实践,这不仅是理正改革指导观的方向性问题,还是关系新课程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因此,改革者在课程改革实践中应当警惕当下这股改革异流,应当摒弃那种“言必称西方”“行必效西方”的奴性教育思维模式,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点燃自己的思想之炬。

## (二) 对传统文化浅尝辄止,文化自觉性迷失

教育作为社会文化传承机制,担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责。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两者血肉相连。<sup>[6]</sup>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祖辈绵延流传的文化已悄然积淀化作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国人的精神信念中。然而,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糟粕,仍在影响甚至阻碍着当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但国人勿因自国文化之糟粕而否定之,也勿因彼国文化之“先进”而逢迎之。东西文化交锋,文化选择原本即是舍却与存留、拒绝与接纳之矛盾过程。因此,在文化选择上,国人理应自觉地提升文化自觉性,绝不可采取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一味摒弃自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去全盘接纳西方文化。国人若是对自国优秀传统文化浅尝辄止,则文化选择力尽失、文化自觉性尽失,教育之根基也将如浮萍。如这样,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只能任凭他人言道,也只能是徒劳、无效罢了。

## (三) 视课改成就如敝屣,改革评判力迷失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不单单是课程领域这一微观层面之改革,还是涵括价值认同、社会文化、教育体制等诸多要素在内的一次教育范式转型的整体改革。因此,公正、全面、客观、辩证地评判新课程改革之成就,是当下乃至未来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继续前行的重要前提。如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进入“攻坚区”,课改之“肉”皆已食尽,课改之“骨”一览无遗。敢于正视问题与不足固然可贵,但改革者切勿以偏概全、执一而论,成为一目之士。

2010年我国上海的学生第一次荣登PISA测试宝座,美国《纽约时报》便发表了题为*China's Winning Schools?* (《中国学校赢得胜利》)的专栏文章,暗示中国教育的崛起比隐形战机更具威胁。文章指出“对于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国人自己却没有多少赞誉之声”“自我批评的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改善教育体制的那份热情同样至关重要”。<sup>[7]</sup>时至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仍饱受非议。但即便是饱受诟病的中国式教育,也有其独特之优势与成功之处,国人无需妄自菲薄。国人切勿井管拘墟,漠视课程改革之成效,视课改成就如敝屣,一味片面放大问题弊端与不足,而渐渐丧失公允之改革评判力。

## (四) 痛价值观偏离错位,国家认同感迷失

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与意识形态裂变极大地促进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凭借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异国多元文化思想与观念可以得到广泛传播。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将被进一步遮蔽与消解。处于信息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的时代,青少年的传统价值取向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认同感也出现了严重的偏离与错位。国家认同主要指个体对自己政治共同体归属的确认,以及个人对自己意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有何期待。<sup>[8]</sup>建立在国家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感则是一国公民对其政治身份及族群文化的认可和接纳,并由此产生的一种归属感。“教育制造着身份认同”,教育对民族“价值观、象征符号、记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证实、培育、选择、确定、保存和灌输”,教育是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sup>[9]</sup>

令人担忧的是,在当前新课程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学校课程改革在价值观教育上具有很大的滞后性,课程价值观教育几乎处于“悬置”状态。价值观教育的缺失,使国家认同感教育面临诸多的现实困境。青少年是时代的敏感者,是被时代冲撞和牵掣的前沿主体。作为天然推动社会发展和促使社会变革的力量,青年的健康成长与和谐发展,有赖于社会正确的思想文化潮流的牵引。<sup>[10]</sup>因此,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是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 三、教育自信重塑之必然性

改革开放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的日益崛起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及纷繁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基础教育要在互争雄长的国际教育改革浪潮中脱颖而出,必

须坚定、重拾最初的那份教育自信。

### (一) 正视课改成就 辩证审视问题不足——教育自信之源

为了使新课程改革适应新时期中国教育的长足发展,完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我国改革者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然而,任何一项改革绝非一蹴而就。教育作为社会庞大系统的子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也必须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密切呼应与共同发力。课程改革不是一家所为,国人切勿将眼下折现出的诸多社会矛盾问题强加于课程改革并对此横加指责。国人对新课改成就的评判应当建立在唯物辩证的改革视角基础上,客观正视课改成就,辩证审视与反思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与不足。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国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奠基工程,既要摒弃以偏概全、因噎废食之观点,也要摒除自鸣得意、一叶障目之观点。为了使教育在未来发展得更好、更远,改革者更应以一种客观、公正、冷静、前瞻的改革视野,对过去十几年的课改历程进行一番审慎思考与全局辨析:在思考中及时总结成绩、正视问题、探寻问题的解决路径;在辨析中增强决心、唤醒自信、重建未来课程改革之信心。此乃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自信之源。

### (二) 走向文化自觉,努力深化课改——教育自信之魂

全球化时代,人类活动的时空枷锁被进一步打开。封闭族群在全球化时代将不复存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相互交流、交锋,“文化认同危机”也由此而生。中国文化要想在“文化全球化”运动与“文化认同危机”中不被异化、解构,更不被移植、纳入到西方的主流文化圈,必须依赖高度的文化自觉。

何谓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11]</sup>文化自觉,既要克服由文化自负带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也要抵制由文化自卑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自觉,不仅要对其现行的占强势形态的全球化文化与意义做出拷问与批判,还要以自动的姿态参与全球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以一种世界历史主体的身份去探寻全球化的可能的、合理的走向。<sup>[12]</sup>

课程源于文化,文化赋予课程内涵。课程改革既要传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要融合他国先进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课程改革的深化

与创新必定是基于文化变革与创新,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生态。改革者要充分认识到本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课程价值,对课程进行深度的开发,对课程文化进行崭新的诠释,进而通过课程改革促进本国文化的时代传承和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而这始终要以“文化自觉”来统领课程改革与创新。要从文化盲从走向文化自信,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只有依赖文化自觉的指引才能按照既定的轨道稳步前行;只有依赖文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基础教育才能实现伟大的教育改革梦想。此乃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自信之魂。

### (三) 吸收国际经验,着力锻造中国模式——教育自信之基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跃居全球前列,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总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其中一条便是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经验。回顾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也是同出一辙。从走别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从模仿别人的模式到形成自己的模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发展道路,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sup>[13]</sup>

提及中国教育模式,出现频率最高的概括词莫过于应试教育。不可否认,应试教育的确存在诸多欠缺,但万不能成为国人自毁教育改革前程的众矢之的。眼下国人需谨防的应是由“反应试教育论”演变、形成的一种“课改舆论忽悠”现象。这种无理性的“批应试教育”思想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向盲从之态。为了舆论热捧效应,有些人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当作“更好的教育”,将所谓的“轻松”“没有负担”等观念当作重要的教育追求,忽视乃至扔掉了本国教育的一些优势和特色。学生不够快乐,就是“填鸭式教学”造成的;学生压力大,承受力弱,祸首也是“填鸭式教学”,很多人把教育问题的一切责任都推给了传统教育模式。<sup>[14]</sup>对中国教育模式无理性的批判和对外国教育改革的盲从给中国的学生带来了什么,给新课程改革留下了什么,又会将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之路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令人深思。

2015年8月,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此节目开播后,一场关于中西文化冲突和教育方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开始发酵。无独有偶,2016年7月,英国教育部宣布将在未来4年投入巨额,在英国小学推广以熟练掌握为核心的数学教学模式,其中包括引进上海的数学教材。<sup>[15]</sup>姑且不论两则事例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联,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和教育模式。从模仿、借鉴,到吸收、改良,再到生成、输出,中国的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在兼收并蓄中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教育改革风采,在交流互鉴中推陈出新、淬砺致臻,锻造出独特的中国教育改革模式。这何尝不能成为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自信之基?

#### (四) 积极寻求构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教育自信之翼

全球化时代,局部问题已经不再拘囿于自身范围。在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单一的民族国家显得势单力薄。教育作为国家重要的公共事业组成部分,会因各国国情、文化、制度的差异而出现各种棘手的问题。这些局部问题必然会引发全球的关注。

当下,全球教育治理逐渐成为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主流发展态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标志着新一轮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度调整。新时代的中国,应该以何种身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这对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作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作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伙伴,中国必须以高度的教育自信和积极的行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发挥主导建设性作用做出重要举措。作为崇文重教的大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行动纲领,积极致力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为全球基础教育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开启全球教育治理新征程,让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多元的方向稳步发展。此乃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自信之翼。

#### 四、结束语

新课程改革不仅让中国基础教育赢得了全球的目光,也日益成为中国足以引以为自豪的国家品牌。在肯定课程改革成就的同时,改革者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仍在西方文化思想主导与倾销的环境中寻求改革与突破,国人在本土教育制度体系和教育文化独特性的问题上仍然缺乏足够的教育自信,容易被西方的思想、标准左右。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牢牢立足于本土,立足于中国特色教育改革伟大

事业,不遗余力地探寻、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寻求突破,在践行突破中重拾教育自信。

#### 参考文献:

- [1] 刘自成.牢固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自信[N].中国教育报,2017-11-02(06).
- [2] 赖德胜,李廷洲.论教育自信[N].中国教育报,2017-08-23(01).
- [3] 顾明远.教育自信要建立在教育自觉的基础上[EB/OL].[2017-03-03].[http://www.edu.cn/zhongguo\\_jiao\\_yu/zhuanti\\_lan\\_mu/lh/rd/201703/t20170303\\_1494666.shtml](http://www.edu.cn/zhongguo_jiao_yu/zhuanti_lan_mu/lh/rd/201703/t20170303_1494666.shtml).
- [4] 邢红军.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迷失的危险之旅[J].教育科学研究,2011(4):5-21.
- [5] 何星亮.中国学术切勿盲目崇拜西方[J].人民论坛,2017(7):42-43.
- [6] 肖川.在文化之源“叩问”中国教育——读《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J].基础教育参考,2006(3):60-61.
- [7] Nicholas D. Kristof. China's Winning Schools? [N].The New York Times,2011-01-15.
- [8] 张友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何以可能[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50-153.
- [9] 李太平,黄岚.论教育的民族性[J].高等教育研究,2012(11):13-18.
- [10] 郑大俊,高立伟.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发展问题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12):45-50.
- [11]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 [12] 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7-30.
- [13] 黄忠敬.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发展道路论纲[J].教育发展研究,2016(22):1-8.
- [14] 耿银平.教辅“出国”值不值得喝彩[N].中国教育报,2015-03-20(2).
- [15] 黄培昭.教育“中国风”,吹进英格兰[N].人民日报,2016-07-14(21).